

阿含學者齊聚 分享研究新機

◎莊國彬（學術出版組組長）

在2015年10月23、24日，本校於佛教學系海會廳舉辦「中阿含經研討會」（Madhyama-āgama Seminar）。由專任研究員法樂法師（Ven. Dhammaddinā）籌辦，邀請十位國際學者發表近年來的研究。這些研究對於了解中阿含，乃至早期佛教契經，具有重要影響性。

本研討會為每位發表人安排一小時的發表與討論時間，與會學者較能不受限制地表達和溝通意見。23日上午，由德國籍無著法師（Ven. Anālayo）進行第一場論文發表。他提到，一般人讀不懂《阿含經》時，通常會參考巴利經文，但是，巴利經文若有不清楚的地方，《阿含經》也可以反過來幫助我們理解巴利經文。

第二場由Peter Skilling發表。Skilling以藏譯早期契經中



▲ 中阿含研討會為早期佛教經典研究提供更多新方向。

的攝頌，比對目前的巴利經文和《阿含經》的編排次序，令人了解藏譯所傳的與巴利語、《阿含經》系統並不相同。

第三場由Rod Bucknell發表。他比對了巴利語《中部》和《中阿含》相對應經文的編排次序，認為《中阿含》的一部分經，有可能是從其他部的契經穿插進來。第四場由韓國

學者Jin-il Chung發表，他比對了《中阿含·聞德經》和現存吉爾吉特（Gilgit）與尼泊爾的梵文寫本，據稱這些經文都是說一切有部的傳承。比對結論，發現其中的差異性相當大，令人想進一步探究同一個部派傳承中，是否還有不同口傳經典的傳承？

24日的論文發表者有Mark Allon與Richard Salomon。Allon利用收藏在華盛頓大學的犍陀羅寫本，比對犍陀羅寫本的攝頌和《中阿含》的經文次序，結果有相當程度的差異。Salomon則是將發現於巴米揚（Bamiya）的寫本與漢譯《阿含經》做比對，也發現其與相對應的漢譯經典有著一些差異。

康薩仁波切來訪

廣演應成派「八難」

◎蘇南望傑（語言與翻譯中心助理研究員）

尊貴的第八世康薩仁波切，為印度色拉寺顯宗拉然巴頭等格西，並獲得密宗阿然巴格西第一名。2015年9月23日蒞臨本校演講，這是繼2014年，仁波切訪問法鼓山園區講說「唯識宗與中觀宗究竟見解差異之探討」之後再次到訪，當時仁波切對於二宗差異之精簡傳授，令人印象深刻。

本次演講主題為「聞思修入中論甚深道次第的方法」，以格魯派主張之「中觀應成派八難」的解說為主。此派承襲佛護、月稱、阿底峽為代表的應成思想。「八難」一說繼承龍樹《中論》的思想，後於月稱《入中論》給予具體、系統地闡釋，以三種否定、四種肯定，以及對於時間的不共主張，即八個課題所構成。

「八難」相對於自續派，提出：1.不承認有阿賴耶識，但要安立業果不壞失；2.不承認自證分，但要建立我知、我見等世俗認知；3.在破立時不承許「有自續宗因」，但用他許比量；4.承認有離心的外境，但此外境並非實有；5.聲聞、獨覺二乘聖者須通達法無自性才能解脫生死；6.法我執為煩惱障；7.毀壞（藏文為Zhig ba）為有為法；8.諸法無絲毫自相、自性、實體、自體等，但可安立一切世俗因果作用。

針對以上諸多問題，同樣作為中觀師的寂護、獅子賢、蓮花戒一系，與清辨、佛護、月稱、寂天、阿底峽等一系，在問題點、詮釋之角度各有不同的面向，對欲一探經藏義理的學子而言，必是值得研討的課題。

【學院短波】

新校區喜獲臺灣建築獎佳作

本校新校區由建築師姚仁喜設計，2015年11月，自201件參選臺灣建築獎遴選作品中，獲得年度建築獎佳作。評審一致表示，法鼓文理學院在建築設計上打破傳統的「中心」觀念，校園中心不是威權的行政大樓，而是一座象徵「過渡」的橋，藉建築闡釋佛法，在空間上留下許多留白，大自然成為視覺主角，讓學生在山光雲影中體會無相。（文／羅珮心）



▲ 新校區建築與大自然對話，啟迪佛法思惟。



▲ 新圖書館麗英館藏書七萬冊，以人文社會主題為主。

人文社會主題圖書館麗英館啟用

由香港實業家李家昶先生捐助興建，命名為「麗英館」的圖書館，2015年10月28日啟用，冊藏以「人文社會」主題為主，空間設計活潑亮麗，提供師生輕鬆自由學習和討論的空間。12月舉辦的圖書館週活動「尋寶奇航：中西參大賽」，也移至麗英館，鼓勵同學藉由參加活動，讓圖書館成為另一個「私人書房」。

（文／鍾澤豐）

105學年度招生訊息

佛教學系博、碩、學士班

◎博士班

報名時間：3/30~4/18

考試日期：5/13筆試及口試

考試科目：佛學英文

佛教史與佛學專題

◎碩士班

報名時間：2/29~3/23

考試日期：4/15下午筆試

5/4口試

考試科目：

· 佛教組：佛學英文

佛學概論與佛教史

· 佛資組：佛學英文

電腦概論

◎學士班

報名時間：2/29~4/3

考試日期：

· 學科測驗組：

4/16：筆試（初試）

4/17：口試（複試）

· 資料甄選組：

4/17：口試及資料審查

人文社會學群碩士學位學程

1. 生命教育

2. 社區再造

3. 社會企業與創新

4. 環境與發展

報名時間：1/15~2/17

郵寄資料：1/15~2/29

口試日期：

· 3/12：生命教育、社區再造

· 3/13：社會企業與創新
環境與發展

報名資訊

簡章、報名資料下載：

<http://www.dila.edu.tw/Admission>

連絡方式：

· 佛教學系博、碩士班

(02) 2498-0707分機2372

E-mail：jing@dila.edu.tw

· 佛教學系學士班

(02) 2498-0707分機2242

E-mail：cheng@dila.edu.tw

· 人文社會學群

(02) 2498-0707

分機5202、5313

E-mail：hss@dila.edu.tw

考生輔導說明會

活動日期：1/23

活動地點：

綜合大樓GC001（大講堂）

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

<http://www.dila.edu.tw/>→

點選「招生訊息」→「考生輔導會報名入口」

報名時間：

· 欲搭乘接駁車者：1/12截止

· 自行前往者：1/21截止

風雨無懼與心靈環保

——宮澤賢治

風雨無懼

不怕雨、不怕風。不懼嚴寒、酷暑。
身體硬朗，無欲無瞋，總是恬靜地笑著。
一天四合的糙米飯，少許味噌青菜。
遇事不動私情，靜觀判斷後，謹記在心。
棲身在野外的松林下的小茅屋。
東邊若有生病的小孩，我會去呵護照顧。
西邊若有疲累的媽媽，我去幫她背稻束。
南邊若有臨終之人，趕去安慰他不用怕。
北邊若有爭執官司，我去勸說：小事嘛，算了吧！
烈日成旱時，我會淚眼汪汪。
盛夏遇寒流，我會焦慮踱步。
大家都說我是個傻瓜。沒人誇讚，也不憂苦。
我，正是想當這種人。



日本之童話作家、農業指導家、詩人、社會活動家宮澤賢治（西元1896～1933年）出生於經營當舖與舊衣店的家庭，年幼時經常目睹農民們為天災而典當家產的困境，培育其悲天憫人的種苗。1913年，閱讀《妙法蓮華經》，深銘肺腑。1931年，因為農業指導活動過勞而入療養院，該年底寫下〈風雨無懼〉的短詩。

同樣地，法鼓文理學院的同學與同仁若能從「我，正是想當這種人」輾轉擴大為

「我們，正是想當這種人」，這或許是博雅教育的學習目標之一。因為這種風雨無懼、少欲勤勞、無我無私等心態，容易關懷眾生之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等痛苦，學習生命教育、促進社區再造、開創社會企業、環境保護與經濟平衡，落實心靈環保的核心價值，則可以如同《法華經》的宗旨，帶給一切眾生成佛的希望。

教師禪文化研習營心得

摘下有色眼鏡 體驗生命況味

◎孫曉舒（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副主任）

從禪文化研習營回來，周圍朋友都在問：「在法鼓山學到了什麼？」仔細想想，對法鼓山的認識只有皮毛，實在不敢妄言。但是在這十天當中，看到、聽到、嘗到、切身感受到的，卻無比豐富。時至今日，感受依然鮮活，閉上眼睛，就看到晨曦透過雀榕混雜著薄霧，鋪灑在圖書館門前草坪上，看見月光下莊嚴的大殿，晚課後動人心魄的叩鐘擊鼓。這些感受之於我，如同古人寬大衣袖中的寶物，隨時隨地都能拿出來慢慢欣賞、細細琢磨。

回顧十天歷程，發現自己用來感受外境的「媒介」產生了變化。出於專業訓練，對於任何外境，總要動用某個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概念、假設、理論去拆解分析一下才行。剛到法鼓山頭幾天，腦海中的想法常常是：「法鼓山的權威類型是charisma的嗎？」「現在charisma權威是否已過渡到了科層制管理制度？」沒過多久就發現這副「有色眼鏡」並不時時靈光，它不能解讀的因素太多了。

「把工作打一個包，掛在法鼓山門外。」經由常豁法師提醒，我嘗試放下概念、理論，僅僅調動感官來感受新環境。印象中的佛教總是晦澀難懂、玄而又玄，少數有「悟性」的人才能懂。在聖嚴師父、果鏡法師講授的課程中，理論部分淺顯易懂，卻藏著深刻哲理，實踐部分簡單易操作，完全顛覆以往對佛教的認知，讓人感到禪修並不遙遠、深奧，隨時都可以在生活中實踐。尤其是聖嚴師父的開示非常幽默風趣，在輕鬆的氛圍下，慢慢就聽懂了「境隨心轉」、「心靈環保」、「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對於每天工作節奏都很快的人來說，法鼓山是一處世外桃源，在我的眼前展現了生命最為輕鬆、舒緩、本源的狀態。置身其中的深切接觸，令人念念不忘。讓法鼓山常住心中。

築夢 追夢 圓夢

◎韓辰星（柏克萊聯合神學院碩士）

在美國，經常有人問我：「Where are you from？」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出生在上海，四歲移民美國，東部、西部都住過。要是問我：「Where is your home？」可以說到哪兒去，家就在哪兒。

來到法鼓山，很多人好奇地問：「為什麼來我們學校？」這個問題也不容易回答。可以說我是來自柏克萊聯合神學院佛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的交換生，準確地說，我已不是學生，因為我已在2014年從IBS的「Buddhist chaplaincy」專業的碩士班畢業，2015年8月底剛完成一年制駐院臨床牧關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Residency）。

駐院一年期間，督導經常提醒：「病友是最偉大的老師！」按理說，我為病友提供精神與心理方面的關懷，但我所獲得的，卻遠遠超過我所給予。數百位老師鼓

勵著我，人生短暫，要勇於追求夢想。於是，曾經以為已錯過了到法鼓山學習的機會，在一個不經意的探問下，卻被慷慨地邀請到臺灣學習交流。

此行研究計畫以「佛教臨床宗教師與安寧療護」為主，而法鼓文理學院豐富的課程、演講與活動，對於我這個興趣廣泛的人而言，確實很有意思。我的跨領域研究興趣，包括當代佛教在西方的發展、Engaged Buddhism（入世佛教，人間佛教）、Buddhist chaplaincy（這個概念很難找到沒有基督教意蘊的翻譯），以及Ethnic Studies（種族研究）。除了旁聽佛教學系與人文社會學群課程，在修改碩士論文〈看不見的多數：與美國亞裔佛教青年的對話〉，出版為期刊書籍文章之餘，也想從臺灣佛教文化的角度，探討Buddhist chaplaincy的發展潛力。

飄洋過海 遇桃花源

◎司冰霜（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到法鼓文理學院已經三個月了，一個學期轉眼即過，時間過得太快，快到不能抓住光陰的衣袖。真該慢一些下來。

我的初衷是學習梵文，現在回頭看來，學到的已遠遠不止這些了。選了喜歡的課，翻著想看的書，慢慢地找尋自己想知道的東西，不僅有豐富的書目可以查閱，更有師長的耐心解惑。深覺每一個人都好棒，有著自己的堅守，又保有著柔韌度，他們的智慧，源於書籍，更源於生活，讓我不斷地反思自己的偏執和盲點。還有許多路要走，許多知識要慢慢積累，許多地方要去成長，解行並重，我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慢慢來。

從圖書館出來，發現下雨了，略大，

所幸站在連廊上隔窗看雨，一位學長遠遠走過來問我：「是不是想家了？」其實還好，但的確是在想。以為飄洋過海，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自己會更快地成長起來，萬萬沒想到，卻像個孩子一樣被大家溫柔地寵愛著，能不更幸福？感恩。

通往齋堂的地下通道，有一個角落，一抬頭，應景的是窗外的流蘇，綠葉白花，真漂亮！突然擔心天氣愈來愈寒，有一天會看不到她們，已是貪心起。如今散步還可以聞到七里香的芬芳，總覺得她夜晚比白天馥郁。中庭裡我喜歡的一棵雞蛋花樹，颱風天被連根拔起，如今植回原處，光禿禿只留下了枝幹，給時間重新長起來，給時間靜待……



▲禪文化研習營學員於法鼓山禪堂練習安定身心的方法。

暑期印度參學心得

不一樣的藏語學習



▲在本校蘇南望傑老師安排下，洞崧法師（右一）、桑波法師（右二）、楊琍愉（左一）與張福成老師（左二）一行人觀見達賴喇嘛（中）。

在校不曾修過一堂藏文課的我，突然宣布前往印度學習藏文，令人百思不解。即使到了印度，看到身為漢傳法師的我，幾乎都好奇地問：「法師，為什麼你要學藏文？」

學藏文的動機，起因於撰寫畢業論文的過程中，發現有些巴利上座部的資料保留在藏文經典裡，這些資料除了參考日本學者的翻譯以外，自己若能親自從藏文中解讀，相信會有更不一樣的收穫。

到了達蘭薩拉的藏語學校Esukhia，所學的藏文以口語應用為主，採一對一教學，每一小時換不同的老師，讓學生接觸不同口音。一天八個小時學習下來，都在不停地講話。學校的理念是「immersion」，就是要讓學生泡在藏文的環境裡，用藏文學藏文，不使用其他語言。一開始一句藏文都不會說的我，上課時只能極盡比手畫腳之能。好在一個月後，已逐漸掌握藏文的基本會話。

課堂之外，還可到校外走走，好讓學到的藏語，實際用在生活中。藉著外出的機會，我們也走遍了達蘭薩拉附近的重要景點，如圖書館、博物館、Norbulingka、Bhagsu瀑布、藏醫院、法王寺等。還有機會觀見達賴喇嘛，留下合照。

學習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在達蘭薩拉的最後一個早晨，獨自再到法王寺外圍繞塔，把每一個轉經輪都轉過一遍。格外寧靜的早晨，遠遠傳來鐘聲，幽遠而綿長。學習之旅，也是令人感到如此意猶未盡。

◎釋洞崧（佛教學系碩士班）

體驗新的習以為常

◎楊琍愉（佛教學系碩士班）

7月18日。陰晴不定。McLeod Ganj。第二週。

每一次難得連上線都會覺得是一場修心的體驗。達蘭薩拉的網路和印度隨處可見的牛一樣，隨時會突然在鬧哄哄到極點的車水馬龍中入定，偶爾咀嚼一下，把昨天收到胃裡的雜草再放到舌根回味。而我總是來不及好好地吃今天的鮮草。但是，也就只有身在這裡，我才能開始學習不同的「習以為常」。

今天上午的戶外課程，我和Sonam Tso老師一起到達蘭薩拉大昭寺（gTsug lag khang）裡的博物館。裡面的文物坦坦蕩蕩卻又不吭聲地，讓我小心翼翼地解讀著那一些爭取自由與保留民族文化的昨天，以及撥雲見日的希望與熱情。當腳步停在偌大的照片牆前，我和一張張為民族自由而自焚抗議的年輕藏人對望，我有意識地安撫著自己砰砰作響的心跳，然而沒有察覺眼淚早已滑落在灰得發亮的水泥地板上。看到我遮遮掩掩地用手擦去眼淚，每一天清晨都會到大昭寺繞佛的老師，小聲地說：「我從沒來過這博物館。」

2015年9月進入第三屆大選的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呼籲大家用和平的方式生活。然，血氣方剛的青年跟年長的藏人

不同的是，他們沒來得及深耕已在自己血液中的慈悲與平靜。絕望的恐懼吞噬，將是人生最深的黑洞。

因為手術而在家休養的Nyimdo大姊，是我的Home媽，一個花了幾萬人民幣託人把六歲兒子從拉薩帶到北印度藏族學校TCV（西藏兒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s）上學的媽媽。TCV裡，住著很多從小就與父母分離的孩子。大人這麼做，沒有別的理由，只為具體保留母語與文化的根。今天，個子已經比媽媽高的兒子過十五歲生日。

我為了自己，有家，但不回去；你為了藏族，有家，但回不去。

花了幾萬人民幣、用雙腳不斷地跑了一個多月才從拉薩到尼泊爾，然後再馬不停蹄地來到達蘭薩拉的大姊和個兒小小的老師，她們彷彿只是在說著別人的故事。沒有咬牙切齒，更沒有謾罵連連。反而是在故事外面的我，只能擦拭眼淚，過了半晌才擠出一句：「我真的很抱歉……」年齡與我相仿的Sonam Tso老師，低頭摸摸自己肚裡的娃娃，然後輕輕拍著我的手，微笑說：「沒關係的，生命很短，要好好地過。」

▼雨停了，霧也散了，在藏語學校陽臺觀天地間自由翱翔的飛鷹。



學術譯叢

◎莊國彬（學術出版組組長）

《展讀巴利新課程》介紹

《展讀巴利新課程：進入佛陀的語言世界》A New Course in Reading Pali: Entering the World of the Buddha，原英文作者是二位斯里蘭卡籍教授James W. Gair與W. S. Karunatillake，中文譯本由本校溫宗堃老師翻譯。這本巴利文法書很適合初學者使用，不止在斯里蘭卡，在歐美也有許多老師選用，本校的巴利語文法課程也不例外。

由於巴利語與梵語相當類似，教學上先教梵語，再教巴利語。就如我在英國讀書時，學完梵語後，老師只花兩個小時講解梵語文法與巴利語文法的差別，就讓學生直接閱讀巴利經文了。而這本文法書的特色，就是不預設學

習者是否擁有梵語基礎，而將巴利語當作獨立的語言來教學，好處在於讓畏懼繁複梵語文法的學生，只需學巴利語文法就可以。當然，從學術的角度而言，若要學好印度佛教，最好也要學習梵語。

這本文法書共有十二課。每課含三部分：（1）一組「基礎閱讀」與「字彙說明」。（2）出現於該課的語詞形態之「文法解釋」。（3）第二組的「進階閱讀」與字彙說明。第二組的讀本不含新的文法觀念，只是加強已出現過的觀念而已。

許多讀本的前幾課，會有許多重複句子，重複的句子只會變更幾個單字。研讀時，只要了解最基本的部分，再查生字的意思，很快就能讀懂。因此，不要跳過這些重複句，由於它們可供學生直取佛典思想，閱讀它們其實是件愉悅的事。同時，重複句也是巴利佛典常見的修辭特色。

學術論叢

《雜阿含研究》出版

◎莊國彬（學術出版組組長）

《雜阿含研究》Samyutta-āgama Studies是德國籍無著法師（Ven. Anālayo）對漢譯《阿含經》研究的第二本著作。第一本《中阿含研究》，亦由法鼓文化出版。無著法師的書都以英文寫作。

這本書收集了十八篇論文，分別研究十八部經（或經群）。其中，十六篇與雜阿含有關，一篇與優陀那（Udāna）有關，另一篇與《法句經注》有關。無著法師對巴利經文的造詣相當深，透過巴利語與《阿含經》的比對，讓我們對漢譯《阿含經》有更深刻的了解。

無著法師是位多產的學者，他在十年間完成二百七十多篇論文。這些論文都不是泛泛之談，主要以巴利經文的討論為主，或討論早期佛教教義，或是與漢譯經文的詳細比對。就如已退休的前牛津大學教授Richard Gombrich在本書序言所說的，無著法師的研究已將早期佛教的契經研究提昇到更新的層次。

總之，對早期佛教研究有興趣的人，本書是必讀的參考資料之一。



Immersion: a real language study experience

by Liyi Yang (楊琍愉)

“You look very much in love. Aren’t you?”, you asked with a smile.

“Yes, I am.” I am in love with India and I am in the pink of my mood.

Love, is often an expression ridden with complexity, even though it is just a word. Within the so-called Buddhist context, it is perceived as a feeling with attachment, therefore, in a religious or monastic setup, we seldom vocalize it as freely as it could be, its Chinese utterance (愛) is somewhat silenced. Nevertheless, it is defined differently within a

different context. Language, is culture.

I was on a two-month Tibetan language immersion program with Esukhia. As an NGO with its motto of “In Service of Buddhist Teaching”, Esukhia is situated in the little town called McLeod Ganj by the foot of the majestic Himalayas, (or rather, Upper Dharamsala) that is mainly populated by Tibetans in-exile. This program is a six-day a week, crude nine to five, one-to-one study experience, and our tutors are mainly Tibetan graduates.

It is not my first trip to India, but incredibly felt like a happenstance.

“If possible, first give yourself a Tibetan name,” Phunki, the overall tutor in-charge, greeted us, “Then, make as many mistakes as possible. Also, try coming up with white lies during lesson. It is fun!” My eyes twinkled.

The immersion experience in Esukhia began with conversation and exposure to the Tibetan culture, in which we were only allowed to communicate in Tibetan, and body language. My imagination was set free in

the presence of open-minded, fun loving and down to earth Tibetan tutors. We talked about anything under the sun, and when we ran out of “true stories”, I made clumsy tales which, to

my surprise, mostly broke into with instant laughter. I never knew I had that sense of humor in me. There were hours for outdoors, such as reading prayer text in the vicinity of stupas, circumambulation of monastery, and running errands together with our tutors. Every day at 4 pm, there were even specially designed games that aid in the learning, together with some Tibetan pop song and folk song learning. I recalled on how different languages were picked up, growing up in the multilingual Malaysia.

I recalled my father, who lectured language in college many



▲ My notebook of only-Tibetan and pictures

years back, used to saying this to me, “When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try defining the context with pictures,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ranslation.” With the only-Tibetan policy, my notebook was scribbled with Tibetan letters alongside tons of pictures, and there is not a single Chinese or English word in it. To my bewilderment, it went much more effortlessly than I had anticipated.

It was an enjoyable summer, to be able to constantly start fresh and be carefree from moment to moment! Isn’t this Buddhism in practice? The word “Immersion” sounded just right.



Why is meditation becoming so popular?

Fabrice Midal shares his experience as a meditation teacher in the West

by Luke Gibson

Only one year after Jon Kabat-Zinn’s visit, we have again had the great fortune of inviting to our institute an active promoter of Buddhist meditation in the West; this time around,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Ocean. Fabrice Midal is a French philosopher and founder of the École occidentale de méditation (Western School of Meditation) in Paris, as well as the French publisher for a number of prominent American Buddhist teachers. In his own study and practice of Buddhism, Fabrice was most influenced by the late Tibetan master Chögyam Trungpa for whom he has written a biography in French entitled *Chögyam Trungpa, une révolution bouddhiste* (Chögyam Trungpa, a Buddhist Revolution).

Following his scheduled lecture in Taipei, Fabrice visited our institute and gave a talk discussing the reasons for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meditation in the West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in transmitting these practices. Among those challenges, Fabrice discussed the widespread lack of capacity for kindness towards oneself commonly found among Western practitioners of Buddhism. Fabrice recounted how the Dalai Lama himself had first been puzzled and had had difficulties understanding this notion when he was first exposed to this peculiar feature of the Western psyche.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could, out of selfishness of self-

centeredness, lack empathy and kindness for others, but how indeed could it be that so many Western people lack the capacity to generate loving kindness towards themselves? Among other possibl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behind this excessively self-critical and harsh disposition, Fabrice pointed to the West’s obsession with the pursuit of efficiency and success, in the realms of both career and self-development, as the greatest hurdle to the transmission and practice of meditation in the West. Fabrice lamented that meditation is too often instrumentalised in ways that limit its potential for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nd turn the practice into yet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striving in pursuit of some form of future spiritual reward.

Following his visit and lecture, Fabrice commented on the immediate connection he felt, in spit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with the audience of monastic and lay students gathered in the lecture hall for the occasion. Fabrice was also deeply appreciative of our institute’s unique joining together of practice and study, deploring the absence of similar institutions in Europe. Personally,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ble to discuss the state of Buddhism in the West with Fabrice and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at conversation when I visit his school the next time I go back to France.

Three times at DILA

by Bhikṣu Boihl (寶日法師)

During the last five years, I’ve visited the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three times. My first visit was for the conference held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IABS), while my second visit was to join a project led by Prof. Cho. 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amazed I was the first time I set my eyes on the institute’s campus. There was a particular attraction that made me feel that this place would expand my horizons. At that time I hoped I would be able to return to this place for study and practice. I believe karma has brought me back.

My humble beginnings as a Buddhist monk started at the Haein Temple (海印寺) in Korea, which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Korean Buddhism’s 1,200 year-long history. After graduating from Haein Temple University, I proceeded with my master’s degree specializing in East Asian Buddhist Philosophy a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Currently, my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ilun School (地論宗)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 Korea and Japan.

My experience staying at DILA has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Not only do I get to interact with monks from different orders, I also get to study with lay practitioners. As a monk,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I believe that this is an ideal arrangement as both monks and the laity can share idea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e institute’s library in particular, has also provided me

a great deal of reading materials which have facilitated my research. Moreover, the lifestyle here has proven to be very conducive to my studies. It gives a sense of comfort, serenity and calmnes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campus is breathtaking; being able to see the ocean in the distance allows me to relax and relieves me from anxiety and other distractions.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here my former roommate, Ven. Fayuan (法源法師), a teacher by profession, who has inspired and motivated me a lot during my first visit here. Even though circumstances did not allow us to be roommates for long, I’ve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him. We’ve discussed many topics, especially topics related to the Huayan School (華嚴宗). We also talked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Korean and Taiwanese Buddhism. It was a very productive way of studying for me. His ideas have truly broadened my perspectives. Lastly, I would like to commend the staff which has provided me with much assistance, helping me feel welcome.

I would say that staying in Taiwan and studying here has truly been a unique experience. Sooner or later, I will be going back to my homeland. Nevertheless, all the memories I have had with this place will be kept and treasured in my heart. But we never know what the future holds; causes and conditions may lead me to the institute once more.